

艺不亏人

张忠泰

父亲生前常说一句话：“艺不亏人。”这既是父亲的人生感悟，也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。

我的父亲是糕点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在博爱街的马武兴食品店和淮海路中段的稻香村食品店工作，因为有制作传统糕点老八样的绝技，他被聘为作坊的大师傅。1955年，父亲参加全市传统糕点技能比赛，参赛作品蜜三刀、羊角蜜获银奖。为此，1956年父亲作为技术骨干进入国营徐州食品厂工作，并且工厂给予了优先分配住房的奖励。1957年，我们全家搬进了西关商业宿舍的筒子楼，厨房、卫生间5家共用，自来水、电灯配置齐全。虽然住房面积小，设施环境不尽人意，但在那个大多数居民住平房、吃井水、点煤油灯的年代，这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所以，父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，把本职工作做到了极致，多次受到工厂的嘉奖，年过60岁仍被工厂返聘，向青年工人传授糕点制作技艺。

父亲的人生经历，让他对子女的说教总离不开“一技之长”之类的话。他告诫我哥哥：“身有一技之长，不愁家中断粮。”他对我姐姐说：“积有千万，不如薄技在手。”这些说教，对哥哥姐姐的职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影响。

哥哥在工厂做钳工，业余时间有修理钟表的爱好，父亲就鼓励他把这个兴趣坚持下去。哥哥一有时间就读修理钟表的专业书籍，同时向修钟表的老师傅讨教，慢慢练就了一手修钟表的好手艺。后来，哥哥工作的企业破产，他凭着修理钟表的技术依旧生活无忧。

姐姐打小有做医生的愿望，然而命运不济，上世纪60年代学校停课，她进了工厂车间当一线工人。后来，厂卫生室要从工人中招募卫生员，父亲鼓励姐姐报名，并千方百计弄到一本“赤脚医生手册”交给姐姐学习，姐姐一读就是半夜。说来也巧，在那个年代，“赤脚医生手册”是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工具书，招募考试出的题目内容多在这本书里，

姐姐如愿成为了厂卫生室的卫生员，有了心仪的工作，她在岗位上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直至退休。

我1970年当兵入伍，先在部队步兵连任炮手，后进了团部放映组。父亲得知消息，就让姐姐写信告诉我：一定抓住机会，好好学习技术，业精于勤。

1976年，我复员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晚上，父亲把我叫到床前彻夜长谈，说了很多话，教我如何做事、做人……许多细节现在已记不清了，但是他反复说的“艺不亏人”四个字，我现在还牢牢记得。

我的工作单位是工人文化宫电影院，因为我做过放映员，又是党员，电影院让我担任放映组长。当时，放映组算上我共6人，最小的也大我8岁，个个是老师傅且技术过硬。所以，我是徒弟，另外5人全是我的“师傅”。从他们的眼神中，我似乎感受到“师傅”们对我的技术和能力还有质疑，这小子能行吗？这种感受直到一年后才有了转变。

那次是电影扩音机出了故障，电影放映时声音有轻微失真，影响放映效果。正常情况下，应该请电影公司的专业人员来维修。可我年轻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知道这类故障大多是声音放大系统的三极管基极电阻出了问题，换一个就能消除故障。于是，有一天晚上十点多，放完末场电影后，我在放映间里换了亮一点的灯泡照明，把扩音机上盖打开，用万用表一点一点地测量后，最后确定是基极电阻击穿，换上了新的电阻。打开扩音机一试，失真故障果然消除。正是这件事，周围“师傅”们的眼光变了，说话也变得平和了。再后来，单位推荐我报考成人高考，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招干考试，进入了市级机关的一个部门工作。我依然牢记父亲“艺不亏人”的话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干好一行，后来升了职，还被评为优秀干部。

现在，父亲早已作古，我也已经退休了，但我对父亲“艺不亏人”的教诲依然铭记于心，并将其视为家训代代相传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吕思见郭小玉面容清瘦，眉头紧锁，浑身充斥着说不出的幽怨，他的舌头变得僵硬起来，实在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形下与郭小玉相见。

郭小玉瞧向吕思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的伤终于痊愈了。”随即心中一酸，道：“那日你被刺成重伤，我真的后悔死了。我对不住你，我爹爹也对不住你，我没脸求你放过他老人家，今日只求你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答应我一件事情可以吗？”

吕思颤声道：“你曾救过我的性命，而且……”控制住心神后说道：“我可以原谅过往发生之事，可是父母大仇我不可不报。”

郭小玉的身体摇摇欲坠：“我知道他老人家做过许多错事，只是作为女儿，总不能不顾及他老人家的死活吧。我只求公子一件事情，请公子答应我可以吗？”吕思听她改称自己为公子，心中更是酸痛：“你的心思我明白。”

郭小玉道：“你不明白！我只想以命抵命，我若死了，求你放过我爹爹好吗？”吕思闻言心中一震，道：“你怎会有如此想法？”

“这个想法实在不妙。”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夜空中骤然响起。随着话语声，门外飞落而下十余名男子，声音出自刘贤的卫盾周末之口。

吕思向郭小玉道：“你纵然恨我，也不要做傻事，我先会会他们。”说完向房外走去。“你就是玉面毒狼，吕思吕公子？”“你当真还活着！”众人瞧见吕思后各自发出惊诧声。

“我们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重逢！”当先一人向吕思抱拳施礼。

吕思认出此人乃是吴国世子刘贤，于是抱拳还礼道：“原来是世子殿下，草民有礼了。”

刘贤瞧向屋中，问道：“郭小姐还好吧？”

“我好得很！实在对不住各位，惊扰到你们了。我还有事情要与吕公子协商，各位请回吧。”郭小玉缓缓走出房间向众人致歉。

“小姐怎可与这淫贼单独相处？”“是呀！我们大伙儿都来了，小姐不要害怕。”有两人一唱一和地说。

吕思向这两人瞧去，只见这两人年龄都不大，一个生就一副国字脸，一双眉毛比一般人长了一倍有余。另一人红脸阔鼻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吕思认出他们乃是刘贤的贴身侍卫赵宇翔和周末。吕思瞧向刘贤，刘贤却将眼睛瞧向别处。

吕思冷声道：“我吕思与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，你们为何要如此羞辱我？”他向人群中扫视了一眼，发现梅松三侠也在其中，另有几副面孔他不甚熟悉。

周末大声道：“我周末平生最恨淫贼，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。”说完，手持长剑向吕思刺去。周末和赵宇翔乃是吴国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他这一剑使足了力气，势要将吕思一剑刺死。

众人只听吕思冷哼道：“找死！”随即传来闷哼，周末的身体如同离弦之箭，向后飞出摔倒在地。赵宇翔惊惧万分，大声叫道：“老周你还好吗？”

周末趴在地上道：“真他妈的邪门！我好得很！”说完，突地喷出一口鲜血。

众人向吕思瞧去，只见他双手低垂，面色平静，就像从未与周末动过手一般。

房婷痴痴地瞧着吕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没有想到吕思非但还活着，而且武功更比从前胜出数倍。

郭小玉就站在吕思身侧，当吕思出手教训周末时，她只觉眼前一花，周末

已被甩了出去，至于吕思是如何出手的她全然没有瞧见。郭小玉的心中既喜又忧，只是痴痴地瞧着吕思。

刘贤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强笑道：“吕公子的武功又精进了许多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”

周末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向吕思走去，口中叫道：“刚才那一招不算，我们重新打过。”

赵宇翔拦住他道：“你就知道犯傻，就是要送死也不急在这一时呀。”

周末怒道：“我老周的武功你不清楚吗？刚才我只是大意了，我要和他正式比试一下。”

刘贤呵斥道：“周卫盾还不闭嘴！有梅松三侠在此，怎么轮得到你说话了？”

盘龙松文章鱼心中骂道：“这刘贤真他妈的不是东西，轻轻松松一句话就将我们师兄妹三人推到前面了。”但是当着众人之面又不得不站出来，于是沉声道：“我们梅松三侠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的。”转向赵宇上和房婷道：“我们师兄妹三人会会这个淫贼。”

吕思怒道：“我刚才只是对周末略施惩戒，想不到你们非但不知悔过，反而口口声声污蔑于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你们一起上吧。”

文章鱼手持铜铜大声喝道：“吕思，你也太过狂傲了，师弟，师妹，我们一起上。”

“慢着！”空中突然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。众人抬头向来声处瞧去，只见一个老者正自房顶飘然而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父亲的草鞋

王熙炯

早年间，草鞋是山里农人常见的“劳保用品”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总坐在长条木凳上编草鞋。以粗麻绳为经，晒干的稻草为纬，指尖来回穿梭，一搓一捻之间，将松散的稻草拧成坚实耐磨的鞋身。编鞋时，他的目光沉淀，神态稳重，仿佛要把好日子的盼头都编进草鞋里。那些草鞋承载着他日复一日下田上山的步履，也稳稳托住一家人全年的温饱烟火。

清苦的岁月里，草鞋是父亲最忠实的旅伴。父亲穿上它，踩着田埂下田耕耘，踏着小径去伐木砍柴，走过泥泞，踏过冰雪。寒冬腊月，单薄的草鞋挡不住山里的寒风，脚底裂开深浅不一的血口子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母亲为他涂抹温热的猪油膏，乡医送来的药膏也只能暂缓疼痛，却无法治愈终年劳作留下的伤痕。寒来暑往，一双磨烂了便再编一双，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吐过半分苦水，生活的重量都被他默默扛在肩上。

父亲常年身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，脚穿亲手编的草鞋，一辈子扎根在故乡，春种秋收、夏管冬蓄，把安稳与暖意尽数留给儿女。后来，家里的日子渐渐宽裕，胶鞋、皮鞋走进寻常农家，父亲依旧舍不得丢弃草鞋。闲暇时，他会翻出旧草鞋，指尖反复摩挲磨损的地方，眼底漫开绵长温柔。于他而言，草鞋早已不是脚下的寻常穿戴，是土地馈赠农人的印记，是苦日子里不低头的信物。

时代向前，生活日新。如今，父辈踏过的泥泞山路，如今化作四通八达的通村坦途；穿草鞋劳作的岁月，早已被富足安稳的新生活所取代。草鞋的身影看不到了，但父亲用草缕编织出的质朴风骨，永远是我行走世间的底气。那些草鞋跨越数十年光阴，时时警醒我：不忘来时耕耘路，不负脚下每寸土地，脚踏实地走好往后人生的每一段路。